

國立臺灣大學玉山學者Jean-Marc Egly： 深化暨推動臺灣生醫藥技術及生技醫療的全球鏈結

■ 採訪撰稿／許嘉寶、俞子翔



教育部自107年度開始推動「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計畫」（簡稱玉山學者計畫），以協助各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競爭力及國際影響力。本期評鑑雙月刊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簡稱臺大）玉山學者Jean-Marc Egly教授分享其如何與臺大進行交流、合作，提升臺灣生醫產業與醫療生技的國際發展及能見度，並分享其對於臺灣生物醫學領域發展及年輕學子的看法與建議。

Jean-Marc Egly院士來自法國分子生物醫學界，其自2019年獲聘為玉山學者，期間擔任臺大醫學院與生命科學院的特聘教授、生物技術研究中心講座教授、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簡稱長庚醫院）研究總顧問、國立中山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永齡基金會特聘研究員等。值得一提的是，其亦於疫情期間成為「臺大防疫科學研究中心」的重要國際成員，共同推展對病毒的基礎與臨床研究，以及相關產業國際連結。藉由玉山學者Egly教授的經歷與網絡，借重其在歐陸科學與學術的影響力，國立臺灣大學致力推動臺灣生醫產業與醫療生技的國際發展及能見度。

Egly教授曾擔任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anté et de la Recherche Médicale, Inserm）分子及細胞生物與基因研究所（Institute of Genetics and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IGBMC）研究所長、法國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院士、法國國會策略與科技計畫評估委員（The Parliamentary Office for Strategic and Technologic Projects Evaluation）、隸屬於國家研究機構的生命與健康癌症研究協會下的Genoscope基因定序中心科學部主席（The Cancer Research Association, Gene Sequencing center Genoscope under the Life and Health Science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Agency）、法國國家研究局展望議會（The Conseil de Prospective of the de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Agency）的9名成員之一，以及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EMBO）會員。

問：請問您個人的學術歷程，以及來到臺灣擔任玉山學者的因緣為何？

答：在擔任玉山學者之前，我曾來過臺灣。我之前是法國分子及細胞生物與基因研究所所長，以及法國國家衛生暨醫學研究院研究中心主委之特別顧問。我當時訪問亞洲國家，尋求歐洲與亞洲合作的機會，來到臺灣時，有緣與楊泮池教授見面，他當時是臺大醫學院的院長，並有意延攬我到臺大進行研究與教學，便透過臺大團隊的申請，開始在臺灣的學術之旅及臺法（歐）合作（如歐盟計畫）。尤其在2019年成為臺大玉山學者後，我經常與楊泮池教授一起討論、一起工作，我們成為非常好的研究夥伴及朋友；3年後，臺大邀請我留在臺灣並申請續期，我便與法國合作開始籌建了一座國際實驗室。在臺灣，我除了經常受邀參與研討會外，我們也會透過學校安排會議，吸引癌症與相關研究領域最負盛名的法國科學家參與。此外，也透過參加研討會及拜會等方式，拓展與日本、泰國等學術研究機構，甚至產業的國際交流。

在COVID-19疫情期間，我在臺灣進行了許多活動，並參與了多項「臺大防疫中心」的防疫工作。我認為能夠連結歐洲和臺灣在病毒的研究，促進全球病毒學的基礎與臨床研究，來幫助相關產業解決現實的問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此外，與醫學機構針對罕見疾病的專題合作，也是一項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在生活方面，雖然我剛開始需要適應臺灣濕冷的天氣，但從工作及教學中獲得許多樂趣，臺灣人情味濃厚、樂於分享，我在這裡享受了許多文化活動，並接收到熱誠的友誼。

**從研究室到病房
以罕病研究影響更多生命**

我開始從事罕見疾病研究的機緣也很奇特。我

一開始是一個進行基礎研究的化學家，慢慢的，我開始能夠解釋30至50種遺傳疾病的分子機制。有病患的家屬找上我，希望我能幫助他們，我告訴他們：我本身是一名基礎研究的人員，並不是臨床醫學人員。但是他們殷切的期望打動了我，由於這些病患具有關鍵基因上基因表現的缺陷，正符合我們的研究專長與主題，因此我們有興趣找出分子缺陷。試想，如果你半夜開著車在荒無人煙的山間小徑拋錨了，你該怎麼辦？我認為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留在原地，希望有人來幫忙，但這可能要等上數個小時；第二種選擇是，嘗試看看能做些什麼。

第二種選擇就是我們當時所做的，我們決定嘗試了解病患的缺陷，如何能改變這些病徵。研究罕病不只是幫助病患，也幫助病患家屬；另外，透過剖析導致罕見疾病的突變基因之分子缺陷，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這些基因（也是正常人基因）的功能，並深入了解基因表現調控的機制，這是細胞生命週期的關鍵。這樣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幫助所有人維繫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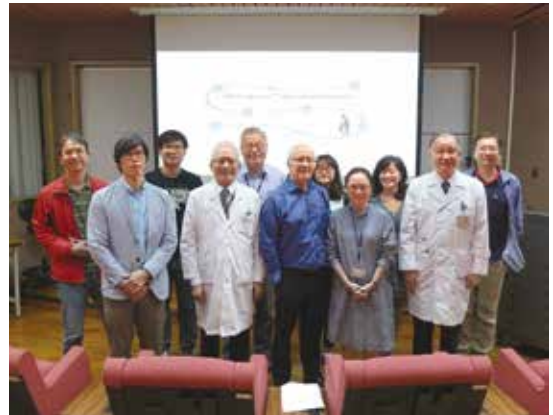
問：您的玉山計畫對於臺大的現在與未來有何影響？

答：前述連結臺灣與歐洲、日本、東南亞國家的研究，創建國際合作的實驗室，引進頂尖學者來臺，擔任醫學院的顧問，這些都能促進發展臺大的研究團隊以及增加臺灣全球能見度，並透過交流提升研究成果。為了進一步實踐科學研究的影響力及相關應用，我也和其他專家針對生技產業和生醫藥產品、技術相關專利的看法交換意見，期望能進一步推動產學合作，幫助臺灣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

在研究方面，我與臺大醫學院李財坤教授及生科院朱雪萍老師等合作十分愉快。我們一起帶領博士後研究員進行研究、發表論文，



▲Egly教授（前排右一）主持「Facing COVID-19 and Beyond」圓桌會議並和與會人士合影。（取自玉山學者計畫官網）



▲Egly教授（前排中）於演講後合影。（取自臺大醫學院網站）

其中更有論文發表於《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國際重要期刊等；此外，我們也與楊泮池教授合作，在國際研究中心成立一些臺法共同開發項目，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有一個小細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的共同專案。

在教學方面，我在臺大醫學院及生命科學院皆有授課，甚至吸引國際學員加入我們的實驗室進行學習，包括一位法國博士後研究員、一位法國的碩士生、一位印度的碩士生，以及多位越南的碩士生。

除了與臺大教師、學生的合作與研究外，我也透過與校外教師的交流互動與諮商，如慈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成功大學、三軍總醫院、中央研究院等，促使國際學術研究的合作；此外，我亦擔任長庚醫院及國立中山大學的顧問或講座教授。

針對資源及需求 以政策引導高教發展

問：臺灣的大學如何在生物醫學領域更加進步？

答：事實上，臺灣在生物醫學與生命科學領域有許多優秀人才，足以和美國或歐洲各國的臨床醫生競爭。舉例來說，臺灣有最好的肝病專家，有許多其他亞洲國家的人都特地來到臺灣進行肝臟移植手術；臺灣的中央研究院也進行了許多高端的研究。我認為要增進臺灣的大學之研發量

能，必須要投入資源及時間。

因此，若能減少教研人員的行政負擔以及授課時數，讓他們能夠有更多時間專注在實驗室、並投入心力帶領學生學習，對於研究成果的產出必定有所助益，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問：您對臺灣追求卓越的年輕學生有何建議？

答：我在臺大醫學院指導研究生、在生命科學系教導大學部與碩士班的學生。我很享受教學，臺大學生真的非常優秀，我很欣慰能夠見到他們透過學習不斷地進步。我認為臺灣由於文化的緣故，使得學生很有禮貌，但同時，學生們也因此比較缺乏批判性。我嘗試和他們建立關係、鼓勵他們改變，訓練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必須一步一步來，在第5、6次上課時他們便可以比較放鬆，有時，我們甚至需要一點幽默感。

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方面，我認為社會大眾應該破除迷思，要消除那些認為出國就加分的心態，而讓學生選擇真正有優秀的實驗室對學生和博士後提供良好訓練的地方去學習發展。對於臺灣的在地學術研究的良好規劃與經費支持可能是有效辦法之一。🇹🇼

◎致謝

本文由臺大醫學院李財坤教授協助校對，謹此致謝。